

序

黃靈庚教授

讀古書難，莫過於《楚辭》。蓋其難者三：一曰史載匱乏，於楚族先世及屈原行跡，無所取徵；二曰字義訓故不明，如「離騷」二字，究為何解，至今紛如；三曰楚音古韻不通，若則「羌」之解「何為」，茫然無知。他如天文、曆算、地理、人物、草木、音樂、禮制，皆成研讀《楚辭》障礙。今若欲突破古人樊籬，發明新義，則憂憂乎難於上青天矣。香港中文大學黃耀堃教授歷年研討《楚辭》論文，凡十六篇，合為一集，且徵序於余。余亦姓黃，余之先祖出自江夏，所謂「江夏黃」也。雖不知耀堃教授所出宗門，然則天下黃氏多源繫江夏，與耀堃教授亦屬同宗之誼，故作序之事，亦推辭不得矣。

余盥手捧讀一過，見其於楚先出處、屈原諸作文字、詞義訓詁及古今聚訟之端，諸如「高陽與顓頊」、「初服」、「屈氏」、「彭

咸」等，多所辯析論列。余歎其識度淹博，綜覈細密，推究古義，務求精嚴，時發前人所未發，如《山海經》「互人之國」之「互」，力排為「氐」字之訛說，以為「互人」即「氐人」，指「人面魚身」之顓頊，亦即指西方「氐羌」族。旁徵博引，其啓人之思不亦夥已。互，或作𠂔，與「氐」字俗體形似，如鴟鳥之鴟，或作鴟之類，互、氐固一字矣。

探討楚族之源，固有「西來」、「東來」之訟，各執一詞，至今紛紛。耀堃教授主「西來」說，而余主「東來」說。自漢世以下皆以高陽、顓頊為一人。惟張正明氏《楚史》乃判高陽、顓頊為二人。高陽，猶楚之太一神，為火正，其神鳳鳥；顓頊為水正，其神玄冥。高陽所任之火、水雙重「民事」以及鳥、魚雙重之神象，乃神格化之太一與水。顓頊、高陽固為一也。以其後裔子孫所宗，而後分化為「火正」象鳳鳥類之高陽與「水正」象魚龍類之顓頊。楚族所宗者，乃「火正」之高陽也。《墨子·非攻》下曰：「昔者三苗大亂，天命殛之……高陽乃命玄宮。禹親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四電誘祗，有神人面鳥身，若瑾以侍，搃矢有苗之祥。苗師大亂，後乃遂幾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十〈符命〉部引《隋巢子》：「昔三苗大亂，天命夏禹於玄宮，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。司祿益富，而國家實。司命益年，而民不夭。四方歸之，禹乃克三苗，而神民不違。」云「有神人面鳥身」者，即帝高陽也。其後裔多有以鳥為姓氏，《潛夫論·志氏姓》：「今高陽諸酈為著姓。」酈，通作離，即離朱，鳳鳥之屬。《史記·秦本

紀》曰：「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。女脩織，玄鳥隕卵，女脩吞之，生子大業。」又謂大業生大費，「佐舜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，是為柏翳」。柏翳，即伯益，其子大廉曰「鳥俗氏」，「大廉玄孫曰孟戲、中衍，鳥身人言」。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及《海外北經》皆言帝顓頊葬所有鴟久、離朱、鸞鳥、皇鳥等神鳥，蓋皆顓頊族諸裔也。離朱，赤鳥，帝舜之精。帝舜、帝俊、帝嚳，《山海經》本一人分化，皆曰神，帝顓頊所生者，曰「皆載于鳥」。日神帝舜妻娥皇生少昊，時有五鳳集於帝庭，因曰鳳鳥氏（王嘉《拾遺記》）。《左傳》昭公十七年亦曰：「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故紀於鳥，為鳥師而鳥名。」楚族之祖祝融，出於帝顓頊。《左傳》昭公二十九年：「顓頊氏有子曰犁，為祝融。」祝融為帝嚳火正，能「光融天下」（《史記·楚世家》），其神「乘兩龍」、「操蛇」、「踐蛇」，凌居龍蛇之上，為鳥夷族祖神恆有之象。祝融，由日神所衍生。《潛夫論·志氏姓》：「夫黎，顓頊氏裔子吳回也，為高辛氏火正，淳耀天明地德，光四海也，故名祝融。」顓頊、高陽、帝舜、祝融、吳回，於楚人視之，皆其祖神，其精靈之象為鳳鳥。楚俗崇鳳，其凡出自帝高陽者，皆為鳥形之象。西土夏后氏所宗者，蓋「水正」之顓頊也。《清華簡·兩中》：「則佳（唯）高陽之孫，而壘（禹）之元子，乃佳（唯）主斗亥之惠（德）。」禹、啓亦帝高陽之苗裔，雖與楚同宗共祖，而其宗「水正」之顓頊，故以魚龍為神象也。夏后氏祭祀大禹之名「九歌」，九者，虬也，謂頌揚虬龍之歌也。《山海經》郭璞注引《竹書》曰：「顓頊產伯鯀。」而謂伯鯀後裔有驩頭，「驩頭人面鳥喙，有

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」。《大荒西經》載，伯鯀亦為鳥族之裔。

《國語·魯語》曰：「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，郊鯀而宗禹。」其龍、鳳雜糅不分，蓋東西二族融合所致也。《尸子》謂「禹長頸鳥喙」見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十二《皇王部》引，故夏后氏魚龍族之禹亦為「鳥喙」矣。楚人崇鳳，為春秋戰國楚墓地下文物所證驗，不論何種類型楚器之造型或紋飾，皆取象鳳鳥，其地位居於龍、虎之上。於屈賦言，鳳鳥優於龍，〈天問〉於鳳鳥之類一無所疑，而於龍則多有問難之辭，此亦楚族源於東方之證也。近於巴蜀發掘三星堆青銅遺物，見有青銅扶桑之木，十鳥棲其上，遂謂〈離騷〉「搃余轡乎扶桑」，源於巴蜀之證。其不知三星堆青銅遺器，乃殷商之物西遷於巴蜀者，為楚族源於東方又提供一新證也。

耀堃教授於錢默存先生《管錐編·楚辭洪興祖補注(一八則)》純疵不掩，多所駁議，如釋「離騷」之義及〈九歌〉「巫之一身二任」、「反經失常諸喻」等，譏責錢氏立論粗疏，則不失為是非之公。耀堃教授熟讀原典，通貫諸家，縱橫辨論，矻矻不窮，令人解頤。此無待余之揄揚，讀者當自得之。惟〈九歌·湘夫人〉「白蘋兮騁望」一句，釋義亦有不妥處。王逸注：「蘋草，秋生，今南方湖澤皆有之。」洪氏《補注》：「蘋音煩。《淮南子》云：『路無莎蘋。』注云：『蘋狀如葳。』葳音針，見《爾雅》。又，《說文》云：『青蘋，似莎者。』司馬相如賦注云：『似莎而大，生江、湖，鴈所食。』」吳仁傑《離騷草木疏》：「《山海經》：『陰山其艸

多茝蓄。」郭璞注：『蓄音煩。青蓄似莎而大。』蓋蓄即蘋也。」
蘋、蘋是二草。蘋，明盧之頤《本草乘雅半偈》卷八《別錄中品·莎草》謂之「香附子」，生於路傍，江南隨處可見。此句是言於蘋草始生之時以極望之，但以記其祭神於秋也。一本「白蘋」上有「登」字，白蘋乃草，何以「登」之，當是衍誤。一本「白蘋」作「白蘋」，白蘋乃水草，長於水澤，於此篇時令不符，亦非。故譴謗及之。

耀堃教授精於音韻，其論屈賦協韻之例，突破前人，且於拙著《楚辭章句疏證》亦有訂正，則不勝感謝也。十六篇文雖各自獨立，就內容而言，皆研討《楚辭》，故書名宜改「研讀楚辭合編」，未審意下如何？是為序。

時維旃蒙大荒落之歲，孟陬之月十二日

浦陽黃靈庚序於金華麗澤寄廬